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九十九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衍教所由生之義

臣按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邢昺正義曰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在寛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然則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亦在於教之而

已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亦教以孝而已然其教之之具則何也曰朱熹中庸章句所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已樂記禮記篇名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教之之具如此而四者皆由孝而生所以不肅而成也唐虞之世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皐陶作士其時以刑官治兵故不别建司馬以掌邦政蓋

用甲兵而陳原野者大刑也然而呂刑尚書篇名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傳曰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則伯夷皐陶皆必有所以告喻戒督百姓使無出於禮而入於刑者所謂政也又夏書仲康之征羲和稱政典曰知唐虞已有政典矣周官禮樂皆掌于宗伯故無樂典有禮典政典刑典而鄭注邦政以為政者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又

引孝經緯文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則是法制禁令疑為政官之所專掌而他官皆以之者也要之設官分職其間或世異時殊而禮樂刑政未有廢其一者也然是四者之施于民則又有緩急輕重之異故曰禮樂者刑政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言禮則必及樂言政則必兼刑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經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則是禮樂重于刑政也然而禮

之為教則又先王所以制為品節綱紀夫人道之大倫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者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明能敬而後能和是禮又重于樂也然則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于是乎有禮有禮而後有樂有禮樂而後有政有政而後有刑又相因

之義也臣故析為四條以衍教所由生之義而于禮之一條為詳亦如五性之仁五常之父子也

禮

易履卦象傳解一卦之象孔子十翼之一名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頤傳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辯然後民志有定民

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豫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

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

臣按禮樂刑政皆先王敎人之具而禮者尊之親之之等殺也故張子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非禮則不仁不仁則不孝故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履而行之者也上天下澤以卑承尊至安至當人非是不治亦猶行之必藉履然而程子所言禮敎廢弛之弊則末流之失既然矣欲復古之禮則有議其扞格而不可施

于今者則民志果何由而定哉亦正其本而已矣履德之基也仁善之長也夫人子之于父母于其所不能致者莫不有無窮之思而經分之為五等之孝則是上下之分莫辯于此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則民志之定莫定于此也天子之不敢惡慢於人諸侯之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卿大夫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士之忠順不失庶人之謹身節用皆辨上下定民志之成功明效也

如此于古之禮制雖不可盡復而禮意則周流不息于人倫日用之間矣夫五性之德統于仁五常之道統于親親禮樂刑政統于禮克己復禮仁也仁即孝也先王之本教也

序卦傳孔子十翼之一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董真卿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正此意也

臣按物之畜聚則參錯不齊之數形矣故當齊之

以禮然乃天叙天秩非人力也不曰物不可以無禮而云物畜然後有禮者物自有之如家庭之内則父子兄弟夫婦之所聚也而禮行于家庭矣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則君臣朋友之所聚也而禮行于朝廷鄉黨矣故曰先王之制禮所因者本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者如雞鳴盥漱子事父母之禮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雖欲偃息在牀而中心有所不安也夫不以偃息為安而以夙

興為安所謂履而泰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臣子之心安而君父之心亦安矣

書舜典曰修五禮吉凶賓軍嘉見周禮

孔穎達正義曰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曰汝徂征軍也堯典曰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

見于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臣按五禮曰修則不但周因殷殷因夏也唐虞亦因于上古而已蓋經緯天道品節人倫而不得與民變革者禮記祭義所謂禮有五經是也

帝曰咨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故以名其官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虞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姜姓直哉惟清

孔穎達正義曰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

臣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不枉曲不暗昧也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故舜咨命伯夷為秩宗之官以典天地人之三禮而告之如此明禮本于敬施禮教之官必先自敬也前言五禮此言三禮經三緯五兼治幽明因嚴教敬敬為禮本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皐陶謨虞書篇名史臣記皐陶之謨謀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朱熹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敘而與之以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故君則敎之居君之位臣則敎之居臣之位父則敎之居父之位子則敎之居子之位天敘乃天秩中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此敘便是自然之秩曲禮在天敘天秩之中因而用之也

臣按五典孔疏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宋儒以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其義皆通此五禮與修五禮異當依王肅鄭玄訓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蓋有此五等之孝即有此五等之禮如朱熹所論亦以五等之人言之也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

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呂大臨曰禮者敬而已矣故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用也

臣按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生之前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者也然

則天因人故有天地自然之禮聖人因天故有聖人所為之禮人自有之天地定之聖人因而成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夫天地自然之禮無成壞者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凡不待教而然者皆是也聖人所為之禮有盈減者也道德仁義以下並非禮不成故君子身行恭敬抑情趨法應進而迂以退應受而推以讓然後聖人之教可得而明也是故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如春秋左

氏傳君子曰禮也非禮也之類是已春秋禮義之大宗故與禮家同取正于君子夫子作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君子之明禮主乎恭敬其立教之旨同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

處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陳澔集說曰之死謂以禮往送于死者也往于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故不可行也往于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亦不可行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

臣按夫子所論作明器之意如此所以惡作俑為木偶人以送葬而善芻靈束草為之畧似人形也以此防民宋襄公

猶葬其夫人醯醢以百甕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既不致死則生者安亦不致生則死者安厚葬之塜往往被發蓋有天道矣夫喪致其哀經所訓也而喪過乎哀取諸小過則是可以小過不可以大過故經又有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之戒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宜于非過也而曰蓋取諸大過則夫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斯已

安矣若殉之以生平之服御玩好而殫耗生人有用之貲財未可謂禮之善經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陳澔集說曰孝子之哀發于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毁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臣按此亦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義蓋孝子之哀

情無物可以變之者惟曰念始之者乃有輕減之
期耳此經所謂教民無以死傷生者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
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吳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
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
卒祔練祥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也
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

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来享而然亦是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概喪主于哀祭主于敬故哀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臣按致哀致嚴乃喪祭自然之別若四時吉祭則主于致其敬不待言矣以虞易奠異于純凶卒祔練祥漸趨于吉皆在喪制之中故須分別言之也

曾子問篇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于君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喪不勝事致還于君凡事皆然而況兵革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音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老聃古壽考者之稱非著道德五千言者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利為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吾弗知也

臣按禮家記變禮必曰自某人始也蓋此一人者變而得其正必無餘美變而不得其正必有效尤

數十百世之久猶曰昔者某人為之也同時同地之人即曰某人已先行之也子夏曰初有司與夫子曰從其例者蓋有司者以奉成例為稱職者也例之所無雖是而不從例之所有雖非而不草朝廷以為舊章惟曰成例則然鄉黨不敢私議而曰有例則可春秋冒喪而興外事者十國皆自以為從伯禽之例也夫子曰是有為為之也古之君子為人上而其臣有遭父母之喪者許其致事是不

奪人之親也為人臣者遭父母之喪雖君有命而終不忍違離喪次亦不可奪親也噫弗思而已矣如以例則既殯而致事夏后氏不奪親之例也既葬而致事殷人不奪親之例也卒哭而致事周人不奪親之例也例有正有變不從其正而從其變不從夏商周而從魯伯禽何異巧吏鬻獄奸法以濟其貪乎不意三代之季而例之為說遂便於為非如此也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詩鄘風相鼠之篇小序刺無禮也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馬晞孟曰天降衷于民而先王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承天之道夫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臭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

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為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

臣按先儒以為法于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于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

臣以為天理者人之所以生之理人事者有生所當為之事經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而無禮則有生所當為之事廢而所以生之理絶故未至于死而欲其速死也先言天道人情而不言地者舉

天則地在其中再言本天殽地而不言人者古注引經文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為訓則人在其中也此先王之所以順天下者也

又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臣按經言所因者本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此執其大柄故也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所以別嫌明微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儐鬼神也制節謹度非法不服所以考制度也因親敎愛因嚴敎敬所以別仁義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故曰所以治政安君也禮運此條正合經旨

禮器禮記篇名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曰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按忠信者所因之嚴義理者所敎之敬義者遷

善合宜故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于義理者條理分辯故孔子從拜下以違衆則歸于理且如父子異宫不同席是適于義者也父前子名父坐子伏是歸于理者也然而所敎者敬所因者嚴故記

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

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臣按經言則天之明邢昺正義曰天有常明日月星辰照臨于下紀于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所謂合于天時也經言因地之利邢昺正義曰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産人事因之以晨脩夕膳色養無違此所謂設于地財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鬼神依于人者也萬物人

之所曲成也天不能強以所不生地不能強以所不養人不能强于心之所不然故孝者禮之教所由生也

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禮以敬為本一者敬而已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誠實也若語辭

臣按一即誠也誠則敬之因乎嚴者

經解禮記篇名首節解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故以名篇曰是故隆禮其崇重之心由

禮其踐行之迹謂之有方方猶法也之士持守理法之人稱之為士不隆禮不

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踰越禮法之人儕于編氓敬讓之道也故以奉

宗廟則敬敬先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敬貴以處室家則父

子親兄弟和讓父兄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讓長老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是故以下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

臣按此言人皆由敬讓之道則安且治也然而孰

使之然哉惟君子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也邢昺孝

經正義論之詳矣禺之言曰樂記曰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為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感德之訓傳于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感德之化措之禮容則悦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于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備于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今按失

其極謂失道失德而教不行于下也經並言禮樂而但申之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昺以為相待而成

仲尼燕居（篇名）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克去己私）而全好（全天理之善）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義者禮之所尊故于郊社獨言之）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鄉射鄉飲酒）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之禮所以仁賓（賓以君言）客（客以臣言）也

臣按張載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其義本此仁則愛之因乎親者也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可以知禮之教所由生矣

周禮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大司徒之職掌教典之長官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陽主分散故號鄉社飲酒為陽禮也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禮則無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曰陰禮也男女本是異姓親迎使之親已昏姻及時

則男女無有怨曠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也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

臣按此十有二教之四也首言教敬之道在于祀禮乃以宗廟致敬教民居則致其敬也陰陽二禮教以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樂禮則教之以異文而同愛也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賈公彦釋曰禮者辯尊卑別貴賤皆有上下之宜不

得奢侈僭偽故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上不逼下下不僭上也

臣按此亦大司徒之職也前云以鄉三物六鄉三物德行藝三事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與猶舉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獨申禮樂二事賈公彥亦引証經文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以見二者為化民之急此句乃覆申禮教之著誠

去偽也

大宗伯掌禮典之長官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古祇字之禮以佐王建立也保安也邦國

臣按此與虞書之言典朕三禮同三者吉禮為五禮之首以其主天地人之事最為尊嚴舉之以包凶賓軍嘉之四禮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五禮皆重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天地各有三祀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人鬼有六享祫禘及四時之祭也貍同埋疈孚逼反磔牲以祭凶禮之別有五

喪哀死亡荒哀凶札弔哀禍烖禬哀圍敗恤哀寇亂禬戶外反會合貨財以濟之也賓禮之別有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頫軍禮之別有五大師出征大均地政大田閱車徒大役築宮邑大封正封界嘉禮之別有六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凡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大宗伯一官總掌之其屬六十轉相副貳皆為禮官始自邦國以至萬民以尊鬼神以重人事而禮達于上下矣而大司徒十二教鄉三物之教又稠疊施之不厭其煩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周禮所以為致

太平之書歟臣又按禮典獨無懸象魏一條者王
朝大禮或非民間所行無用都鄙聚觀若三千三
百載有常經學校之所肄業師儒之所傳誦無事
別為班示也又他典並是一年更始若禮乃一代
之定制無事調和而後布之也又五禮之行遇事
則舉非可月要歲會也天神人鬼地示難以畫象
懸于雉門又典禮天之叙秩固結于心非可以象
求者若子婦事父母舅姑之事衆兆所同后王命

降當是家有内則一篇無煩更布新令反滋其惑也經曰君子之教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此之謂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四

衍教所由生之義

禮

儀禮

賈公彦注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

臣按先王之治天下以至易簡者立其體以至周詳者達其用夫天秩天序人綱人紀其間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而三千三百教大備矣秦火之後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與夫聘覲燕射之儀文固不甚害于當時之諸侯其籍未盡去而春秋以來猶有行之者學士大夫習其傳者至漢初而猶在其書又蚤出則諸儒之附益蓋寡于諸侯所去之籍及秦煨燼之餘或千百之什一

也昔者朱熹有劉子乞脩三禮斷以儀禮為本經而以禮記為其義說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說附本經之下而惜乎其未卒業也論者曰昔趙簡子見儀而謂之禮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歎曰周禮在魯是禮之舊經已亡今之周官非古書也其儀文之曲折有隨世損益者聖人復起將必就今禮而去其太甚而十七篇者雖在盖無所用諸嗚呼斯誠不足與言禮者矣唐之開元開元禮

宋之開寶開寶禮非不盛行于一時者其治亂得失視古為何如臣嘗讀宋臣曾鞏禮閣新儀序而愛其言曰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閒善乎得先王制禮之精意者矣又嘗愛張載之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可謂深于學禮者矣夫此儀禮之十七篇者以五禮言之嘉禮七賔禮三凶禮四吉禮三而無軍禮以目錄次第考之士冠禮士二十而冠之禮

也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也士相見禮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賓賢之禮也鄉射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燕禮諸侯燕飲羣臣之禮也大射諸侯將祭與羣臣大射之禮也聘禮諸侯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主國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喪服子夏傳自天子以下喪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士喪禮自始死至既

殯之禮也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特豕饋食士虞禮也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也少牢饋食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也有司徹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也統而論之人道始于昏冠父子著代莫先于此矣始以職相見有君臣朋友之義矣鄉射鄉飲正齒位賔賢能貴貴長長賢賢之義矣燕射聘覲諸侯上尊天子旁屬與國下逮羣臣之義矣喪服士喪禮士虞禮人道之終大夫

士之祭禮三所以報本反始者加詳矣嗚呼先王所以教民親愛恭敬辭讓而無淫佚惰慢之心焉此物此志也誠使行之今日不過其服物器用如玄酒醴酒鸞刀割刀貴本親用之不同耳豈無所用之哉夫先王之世人之周旋進反于其間亦必有不苟然者臣且即子太叔告簡子之言思之其所謂天經地義乃夫子孝經之文則必以則天因地者為制禮之本明矣三百以為綱三千以為目

綱舉目張皆在一書之中也而顧以是為儀也非禮也臣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夫禮之行也天下之人但知順先王之教而已小大由之而或未知夫形而上者之在其中也故其後知禮意者少而習其儀者亦不敢後然自外于規矩繩墨之外所得為已多也故謂禮之舊經已盡亡者臣亦未敢以為未必然也臣以為周禮者周之治典如今之六部條例前朝之會典是也雖其後或有所更定非

盡出于周公之筆而亦有非後人所能為者然其閒惟宗伯所掌悉是禮文司徒教典亦有五禮若如漢儒之說遂以三百六十屬當經禮三百之數恐亦未必然也葢所以施教之法于周禮為已詳而垂教之文惟儀禮為客矣惜乎其存者止十七篇也賈公彥以周禮為末儀禮為本得之矣夫本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曾鞏所謂性張載所謂仁也以此十七篇者行乎父子君臣長

幼夫婦朋友之際學者于是乎周旋進反于其間無失墜焉庶乎可矣更欲舍是而求其本亦無有也臣故于是書中節取數條或行禮者之辭或記禮者之意在于述先王之教所以正秩叙明典禮之著者其他或各以類摭入而總論之如此

士冠禮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　筮于廟門古廟字

鄭康成注曰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易也冠必筮日

于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賈公彥釋曰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是筮日為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惟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于尊若祖在則為冠主故兼孫也

始加緇布冠

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首也服棄爾幼志順爾

成德（棨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壽考惟祺（祥也）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再加（皮弁）曰吉月令辰乃申（重也）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遠也）三加（爵弁）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黃黃髪也耇老壽也）無疆受天之慶醴辭（醴賓以壹獻之禮）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長有令名）醮辭（若不醴則醮用酒）曰旨酒既清嘉薦亶（誠也）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是也）格（至也）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滑（清也）嘉

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陳列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體解節折而登之于俎也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甚也嘉髦俊也士攸宜宜之于假于猶為也假大也宜之是為大矣永受保之

記冠義經所不備記又言之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句儀禮文

賈公彦釋曰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禮故于此兼記之也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也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冠時行士禮後繼世為天子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著皆由下升也

臣按父兄所以愛子弟之心如是其至也古者二十曰弱冠葢其入大學已五年矣其于孝友之行

必有可觀在三年大比之後既以三物升之司徒而以童子任職居士位矣于是乎筮日筮賔而冠之而字之尊其事而不敢擅而以先祖臨之其加醮字之辭無非欲其去童稚之心而有成人之德葢本先祖之心所欲成其子孫者然也乃其所謂承休受福者則曰孝友時格而已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不言善事父母兄弟者明諸行周備而父兄善之也此初醮之辭所為朂也既冠

之後徧見于族姻僚友鄉之先生者亦必有善言以相朂也則古人之所以敦行不怠以成其身者雖其德性之善亦父兄之教使之然也後世冠禮之廢久矣童子有芄蘭之刺衛風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言此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而成人者復不思勉勉于孝恭之德以貽父母令名積習成風遂至于寡廉鮮恥不免虧體辱親葢非子弟之過抑亦司教者之責云

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臣按注云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盖昏之明日既見于舅姑即以孝養為職也

記士昏禮　某有先人之禮

臣按此一句納采納吉納徵皆稱之者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今將成生續之道所以順先典也主人醴從者亦重辭平稱之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故重之也壻之父婦之父咸以先人為辭亦猶冠禮之筮于廟門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者矣此

亦孝子之以生存事其親也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助也）承我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若猶女也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舅姑之教命）母施衿結帨（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謂姑命婦之事）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囊也女鞶絲盛帨巾之屬以供事舅姑）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尊也）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母施衿結帨庶母示

之衿鞶皆託物使識之也

臣按壻之父女之父母皆有戒命之辭此正始之道為夫若婦各思其父母之言可以永終矣故曰衆之本教曰孝

士相見之禮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毋音無下同

鄭康成注曰始視面謂觀其顔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

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之儀無異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

賈公彥釋曰案曲禮大夫之臣視大夫得視面不得遊目士之臣視士得旁遊目今子視父應與視君同不上于袷與士大夫同者以子于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者因視安否何如也

臣按此因記士相見之禮而及臣子與君父言語之儀君臣主敬故尋常則視不上于袷于君言乃得視面也父子則嚴生于親者也故不同于視君之不上于袷而同于士之臣視士得以遊目也遊目則所視者廣故可以覿父之安否何如此見愛親之心無適不然而先王制禮所因者本也

鄉飲酒之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于五禮屬嘉禮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鄭康成注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賈公彦釋曰案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此先生老人教學者故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于是可以來也

臣按此賔賢之禮三年正月一行非黨正每歲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也故篇中無正齒位之事若正齒位則此先生君子與于行禮者矣此經始則就而謀之行禮之明日則告之者非先生遂不能以筋力為禮也所興之賢能為先生之弟子先生若來則不得儼然為賔介也禮成之後告于先生葢惟所有徵惟所欲以順適老人之意先生之教于高年有德者非惟敬之而且為之委曲以奉承之

如此故曰貴老為其近于父也

聘禮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所獻之物謙不當君意其以賜臣下乎

鄭康成注曰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賈公彥釋曰案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此以入己之物獻于君者忠孝也事君言忠事父言孝獻君忠也而兼言孝者忠臣出孝子之門故連言孝也

臣按君臣之分莫嚴于古禮而君臣之情亦非後世所能及反必有獻以愛親之心愛君也

賜饔唯羮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鄭康成注曰羮飪爲飪一牢也肉謂之羮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饟不祭則士介不祭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

賈公彦釋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

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饗𩟄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言若也上介饔𩟄三牢則飪腥𩟄三者皆有士介四人皆𩟄大牢無飪可祭故知士介不祭也

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賈公彥釋曰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其不定故兩言若昭若穆亦兩言之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臣按此聘使也其受命也則釋幣于禰而後行何也出必告則禮然也于主國之饔餼也薦之而後食孝子思親之心無日無之也先王制禮教之以勞于王事之時而得致其享祀之誠焉饔餼三牢則飪腥餼皆有唯飪為大禮之盛故以登其先無飪則不祭此士介之初行所以亦不釋幣于禰啇也其祝則以家臣攝官而祭器則假于主國之大夫其祭訖歸胙則及于掌視車馬之人葢其行禮

不敢苟且而先祖之惠必逮于下也

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三時禮亡惟此存爾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鄭康成注曰將覲質明時也裨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取裨陪之義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祀之大小服之而諸侯亦服焉諸侯惟不得有大裘天子事上帝服之者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以其在外惟有遷廟之主載于齊車無他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釋幣者告將覲也諸侯裨冕以朝為天子廟受之也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

臣按諸侯朝于天子而告行于廟所載遷主乃其遠祖而稱之曰禰者推禰之心以上祀遠祖則親之如禰也諸侯之朝而天子廟受之經所謂雖天子必有尊也亦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喪服子夏傳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賈公彥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于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 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家之尊尊中

至極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賈公彦釋曰天子至尊同于父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賈公彦釋曰臣為之服此君内兼有諸侯及大夫鄭注曲禮曰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

于父

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

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康成注曰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將代己為宗廟之主也

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鄭康成注曰若子者為所後者之親如親子

賈公彦釋曰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

臣按喪服子夏傳首論服之至重者君父至尊忠孝一體經所謂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也為父後者為長子三年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母義在于傳重繼祖所以為孝若乃野人曰父母何算都邑之

士但知尊禰皆不違禮意而于孝有虧者也

少牢饋食之禮禮將祭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羊肥則毛柔剛鬣豕肥則鬣剛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冠禮伯某甫若仲叔季亦然若以某妃某妻也配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饗

嘏辭曰皇尸命工官也祝承傳也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讀曰釐賜也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

臣按祝者主人告神之辭嘏者尸致福于主人之辭故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盍其辭不虛設也古之君子如見其祖禰然是以有受福之道也又禮記雜記篇名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盍吉祭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曰孝喪祭則痛慕未申故稱哀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稱孝稱哀無所與讓

之道世俗之士居喪自稱不孝不肖以此嗚謙可謂野于禮矣

春秋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彄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明貴賤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辯等列辯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孫辭以畧地畧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

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境故曰遠地隱公五年

臣按大田之禮軍禮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乃人君所當親者而非所論于觀魚也雖月令有季冬薦鮪漁師始漁之文而亦以薦廟為重觀魚近于射獵之事故僖伯援以為說不登于俎不登于器則君不射見蒐田雖為軍禮所重亦在于登祭宗廟之俎與飾宗廟之器非以殺獲為娛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桓公二年

林堯叟曰言受弒逆者之賂器而納于大廟以汙祖宗之盛德非禮之甚也

臣按程頤曰四國（魯齊陳鄭）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違亂之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　臣以為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而以違亂之器昭示其臣民是以弗禮訓于下民也此臧哀伯（僖伯之子）所云百官象之其又何誅者也違亂之器周公所必不受而強納之是謂

先祖可誣也不孝孰大于是

成子公成肅受脤于社不敬劉子公劉康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五月成肅公果卒于瑕成公十三年

臣按脤膰之禮嘉禮也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此因將伐秦而宜社之脤也宜者出兵祭社之名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究其本教即為生續之理故不敬則棄其命也

子大叔對趙簡子曰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承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以治內外經常之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婚重婚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婭為政事庸力行務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春生夏長天之恩也聖人施恩惠以效法之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

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有五年

臣按子大叔之言始終發明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之義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莫不好生而惡死而悖禮以求生非所以生也故大叔言禮合于

孝經

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以上皆晏子對齊景公之言二十有六年

臣按晏子舉君臣父子慈孝愛敬以為禮本與夫子之答問政同意而景公不能悟也

春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心之精爽已先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

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執邾子益歸　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時人論禮皆以為人之所以生故劉康公子大叔子貢三說先後相符他如趾高心蕩語汙視下決其禍敗不爽毫髮其必學校之教先正之言相傳者然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邢昺曰性生也又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則禮之定命彌性以成其孝者其義備矣

國語書名左丘明著亦曰春秋外傳 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名武公 及内史過官名人名 賜晉惠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 吕甥郤芮皆晉大夫 相晉侯不敬晉公執玉卑拜不稽首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 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吕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放情欲 而遠其隣背棄賂 陵其民虐處者 而卑其上不敬王命 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廢其執摯之禮 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重也無以

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伐晉戰于韓原而獲晉侯以歸十六年而晉人殺懐公子圉無胄秦人殺子金呂甥字子公郤芮字

臣按春秋人每觀人之合度與悖禮以決其有後無後葢亦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義嗣位之初天王賜命則又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者也而替摯誣

王難以延于世矣故内史過言而驗也

魯語莊公如齊觀社（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土發春分也社者助時求福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社祭以納五穀之要）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

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臣按莊公以二十有二年冬如齊納幣而秋七月齊高傒之來議昏公與之盟則母喪未再期也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而夏又如齊觀社何其行之亟歟春秋比次直書習其讀者知其于喪禮昏禮兩失之矣于曹劌之諫辭又有以知人主非為

王事民事不可以輕出諸侯不相會祀莊公此行

又下同于受命受事自卑以辱其親也

論語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無忌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子告之曰孟孫即仲孫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皆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集註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僭禮者均于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臣按生事葬祭之必以禮通上下而言遠者猶經之言悖德悖禮苟簡儉陋與僭竊犯分者皆謂之不愛其親不敬其親。若夫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則生事之以禮之内心也喪則致

其哀則葬之以禮之内心也祭則致其嚴則祭之以禮之内心也禮者所以品節此敬樂憂哀嚴者也大哉言矣豈直警懿子哉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問十世可知也此以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為一世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朱熹曰繼周者秦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未曾泯滅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强之獘自是

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太甚耳

臣按秦始皇之欲安上治民者未嘗不與禹湯文武同也其于周禮之末失未嘗不知救正也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卒以不相保者有刻覈峻急之意而無愛敬忠篤之心則立教之本先失故也

林放魯人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惟喪禮不可言寧儉若治喪禮至于習熟則是樂于喪而非哀戚之情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臣按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禮樂政

刑四者皆教吉凶賔軍嘉五禮皆生于孝者也如季氏之舞八佾歌雍詩乃由奢侈以為觀美不知僭越非據陷其祖父于不臣之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即孝也知德之本則知禮之本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臣按周禮注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所以尊事先

君不敢自專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不告朔也胡安國以猶朝于廟為幸其不已之詞而謚之愛禮存羊之意蓋文公以後遂有不朝于廟者則文公之猶朝于廟為將已不遂已也蓋愛敬君父之心不容終于泯滅幸此猶朝于廟所以禮廢羊存幸此禮廢羊存或者一旦復舉聖人垂教之意深矣

中庸第十八章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祖紺大王之父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期之喪達乎大夫天子諸侯絶服大夫降為大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呂大臨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

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絶服也如旁期之親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

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
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
祥二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
臣按呂大臨論喪服詳矣然其所謂正統之期雖
天子諸侯莫降者則分疏未甚的也何則天子之
適子繼世為天子諸侯之適子繼世為諸侯適子
死乃立適孫適孫繼世為天子諸侯當服三年矣
不得云期也若新君之子則亦天子諸侯之子為

其祖父母耳服期故宜天子諸侯之子不得竟謂之天子諸侯也然則天子諸侯亦但有適孫為祖父母之三年而無正統之期審矣若天子之庶弟始封為諸侯尚不降諸父昆弟之服而何況正統之期乎嗣為大夫之適孫亦是適孫為祖三年之服嗣為大夫者之庶弟則非大夫故大夫亦無正統之期者也三年之喪尚有諸侯為天子臣為君妻為夫妾為女君故中庸申之以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以見亦有三年而賤者所有貴者所無者

適孫為祖為長子皆以傳重著代夫必三年而後

娶所以體其子之心制禮之意通乎上下委曲詳

盡一本于孝子之心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周公其

人也豈直嚴父配天之大者而已哉

周惇頤通書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

後

臣按陰主于理陽主于和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弟者兄之陰也婦者夫之陰也禮陰而樂陽禮先而樂後非陰之先乎陽也忠孝之道先以責天下之臣子而後乃以義慈責君父也推之兄弟夫婦皆然矣君父之樂有臣忠子孝推之為人兄為人夫者亦皆然矣理而後和如父子之間拜伏擎跪崇恪表迹豫順可知故五禮之制皆因嚴教敬敬寡悅衆此謂理然後和

程頤曰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爾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爾聖人復起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為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臣按周惇頤以為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不可以為治張載則謂不可駭俗以致疾怒但當親行于户

庭之内使人自化而程子以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朱熹則直謂古禮如此瑣細繁冗今豈可行聖人有作須别有措置臣竊以為有必復古禮之志而後斟酌損益不戾于古若但以為宜于今而已則一切趨于便安而非先王制禮立教之深意矣原上古之禮以為貴本稍從民俗之便以為親用二者相須也凡五禮之行皆宜參用前古法服禮器使臨事肅然起敬不敢有惰慢之

氣跛倚之容以不失乎先王立敎之本意亦不患于扞格而不可行者不當但據近代之典章而拘牽文義無所取裁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臣故竊有愚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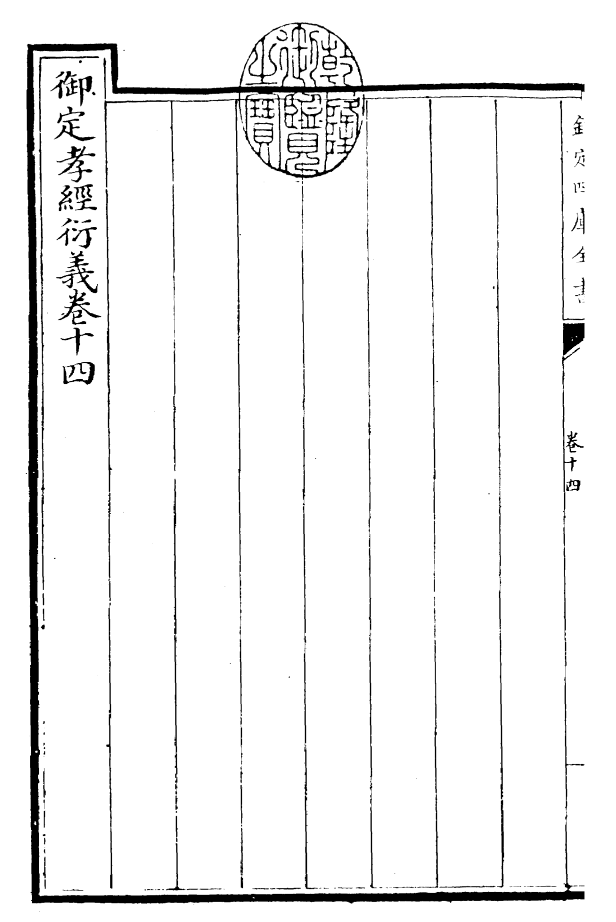
薛瑄曰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葢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禮樂太宗

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叙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使伯夷后夔生于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為房杜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霸于人倫之序與和者蔑如也使有大儒其間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三代之隆耶不然則亦無如禮樂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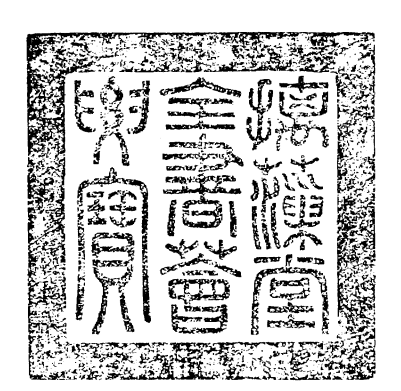
臣按此皆探本之論也武王之為君周公之為相

乃可言制作中庸謂之達孝漢唐之君與父子兄弟何如者而可言制作哉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盡愛敬去惡慢上以事神下以治人則遵先王之禮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矣

以上禮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衍教所由生之義

樂

易豫卦名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潘柄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

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

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臣按先王作樂以崇德所崇者所有之至德樂記所謂奮至德之光也樂雖主于和而亦本于敬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天下之所以和平也雷也者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也樂也者所以發揚功德而名神人之和也朝覲聘享祭祀莫不用樂

而其大者在于薦上帝配祖考蓋朝覲聘享之類皆可以合萬國之歡心故惟大合樂以致天神而以祖考配之為用樂之極盛莫大之孝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長也）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理也）神人以和

益稷（篇名）夔曰戛擊鳴球（戛居入反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注疏謂戛敔以止樂擊柷

以作樂則混入堂下之樂矣蔡註謂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小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笙鏞大鐘以間迭也

鳥獸蹌蹌簫韶舜舞名言簫見樂器之備九成鳳凰來儀樂備九成鳳凰始來儀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夔曰於音烏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聲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則其餘皆從矣

庶尹官之長正也衆允諧信皆和諧

臣按舜典所記乃舜即政之初命夔典樂之辭益稷所記乃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而作樂也虞

賓丹朱也而與羣后德讓當亦簡而無傲教胄之功耶王肅漢儒曰祖考來格者見其光輝也孔頴達曰亦不明舜父之喪在何時葢厎豫已久矣夔言祖考來格惟瞽瞍之廟乃稱考也丹朱之讓瞽瞍之格皆舜至德之所感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彼冥頑之鳥獸靈異之鳳凰則聲容之盛所以致之者典樂之功也

詩大雅靈臺文王臺名取以名篇其三章曰虡業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

業維樅七凶反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狀樅樅然賁扶云反大鼓鼓維鏞大鐘於音烏論得其倫理鼓鐘於樂音洛辟音璧廱辟廱天子之學

臣按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孔穎達以為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知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審己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與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蓋

文王伐崇即其地以為豐邑築城徙都焉遂作靈臺有聲之詩所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者也其鐘鼓之音則皆應于中和之德其在辟廱之中者亦咸感于中和之音此其所以樂之深也若乃幽王淮水之會鼓鐘伐鼛雅南不僭所奏皆先王之正樂也而聞之者不勝其憂至于悲傷悼慟則豈非政散民流之故歟簫韶九成非不傳之子孫也陳風之宛丘擊鼓擊缶鷺羽鷺翿亦非淫樂也而為

男女亟會市井婆娑舞也之具則豈非先祖帝舜之罪人歟故曰慎所以感之者

周頌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于神明者也清廟篇名清清靜也小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朱熹集傳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歲衆之祭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我將篇名將奉也小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穎達疏曰我將詩者祀文王于明堂之樂歌也此言祀文王于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思文篇名思語詞文有文德也小序曰后稷配天也

孔穎達疏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

武取大武之樂篇名　小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熹集傳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臣按三百篇皆樂章也周頌三十一篇皆薦告宗廟者也今獨有取于此四章者取思文以釋經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義取我將以釋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義又二篇皆為周公所作又以釋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之義也取清廟與武之

二篇者禮記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又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武宿夜武舞曲名特舉其重者言之也要之頌之為樂章盛于國風二雅者以其詠往事顯先業昭文德述武功無遺善無溢美使在位者聞之皆如見其祖考之貌如聞其祖考之音者也清廟之中並祭文武樂歌止頌文王子統于父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武象武王之武功名

之曰大武周之盛也而不列于頌之首者孔頴達曰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也我將但言文王之享其祭祀不言文王可以配天天與文王為一也其詩于時保之西銘所謂子之翼也思文言后稷之克配彼天而其卒也曰陳常于時夏常者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天性也然則無其德而享其祀

者可謂祝史矯誣以祭其樂童又祝嘏之辭之不若也據文王世子則清廟象武養老之禮用之以敬祖宗之道敬老三老五更所以廣孝者又如此

臣又按詩之為樂歌也有六代之樂舞則亦必有六代之樂歌矣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于祖考既已致鳳凰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于庶尹之允諧帝于是為之作歌而臯陶為之賡歌此其詩近于

正大雅者也夏時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于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于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于書而已其歌以為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沒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為哉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

以為頌而其體製聲調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
閟宮誇誕而無實者也稱姜嫄媚成風也稱三壽
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兼媚聲姜也其曰
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弗忌所以
躋僖于閔之上以子而先父食者也周頌之所稱
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
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
厲也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為後世矯誣之濫

觴矣其後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别矣孔子告顔淵以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于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而司馬遷以為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雅頌韶武之音非也朱子于邶鄘衛鄭之詩皆不依序説定為淫奔葢樂章旣淫而聲自隨之以桑間濮上之篇而謂絃歌以合于韶武雅頌之音必不然之理也自古樂失傳而亡

國靡靡之音不絶于世則雖後之作者未嘗不寓倣雅頌之語以為郊廟之樂童而譜以世俗之樂此又其事之相反者也沛宮原廟三侯之章漢祖自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延年等協以新律斯為近古者矣迨武帝立樂府而蒲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本無功德而誇大其詞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盖深譏之自餘歌詞出于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

均調又不協鐘律以先漢之失如此何論後之作者耶或則有改樂舞之名無變詩歌之實或但竄易其曲之字句實以當代之事而已雖其為之者如王粲傅休奕成公綏張華褚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之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者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飾説為也則夫樂章之欲擬于古難矣若乃習其

數者不能明其義為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違裁成十二雅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之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臣言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為正樂如襄陽蹋銅蹄梁武所製曲名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

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倪寬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盖亦以當代所沿樵故不得而議之也唐以後其辭既平而近俚復誇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髣髴于穆然太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之既成而後被之于樂異于後世之擬樂府多少長短必出于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況長言之

詠歎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于先王之靈者乎

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奮伐

荊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

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于祖考形容敬愛

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綴文之士審音之官皆

宜留意焉

禮記文王世子篇名凡學教也世子及學士司徒所升必時四時各有

所教春夏學干戈干盾戈戟武舞故于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秋冬學羽籥羽翟雉之

羽籥笛之屬文舞故于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學字皆音效

劉彝曰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于誠明而志氣趨于聖智矣故孝友行于中而舞蹈應于外此三代遜于五品無所入而不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于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

司敎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

臣按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事親從兄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劉彝所云孝友行于中舞蹈應于外敎國子以樂舞行于人倫也手舞足蹈正舞時之容猶未足以為樂也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四者皆手所執故手言舞舞有行綴自第幾位至第幾位故足言蹈此申言敎干戈而不言敎

羽籥者周禮籥師掌敎國子舞羽歈籥不言干戈

義亦相須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

陳澔集説曰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黄鐘子

太蔟寅姑洗辰𥿄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隂聲謂之

六吕大吕丑應鐘亥南吕酉林鐘未仲吕巳夾鐘卯

也六律六吕皆侯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吕助也

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論之皆可稱律長短之數各有

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黄鐘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鐘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鐘長六寸上生大蔟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盖自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吕丑至㽔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黄鐘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吕生子者如黄鐘九以林鐘六為妻太蔟九以南吕六為妻隔

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太蔟夷則生夾鐘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為宫者宫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黄鐘始當其為宫五聲皆備黄鐘第一宫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宫太蔟三南吕四姑洗五應鐘六㽔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吕十二也此律吕相生之次序也

臣按律娶妻吕生子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

分損一斯不易之例但其管之長短則諸家之說不同舉成數而言則黃鐘之管九寸以九分爲一寸而言則爲九九八十一分上下損益皆如是爾故陳澔于此經則直言九寸于樂記則引劉氏之說云每寸九分也每一律各爲一宮歷徵商羽角五聲皆備合之得六十聲則此經之正文也而諸家又有自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下生得徵前一位爲變徵每一律

有此二變成八十四聲之說按國語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則變宮變徵始于武王克商陳師布令乃以七律合天象之七同七列意此經爲上古所傳故無其文而于君臣民事物五者之外亦無二變所屬也司馬遷曰數始于宮窮于角此古今之所以不言二變者矣又曰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此乾元資始

坤元資生之理生生連續之機人子體之以上父

下子一體而三上親祖禰下親子孫以三爲五上

親曾高下親曾玄以五爲九者也又曰細若氣微

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此孝子以聲音之道交

于神明而細者使巨微者使著僾乎有見愾乎有

聞者也

郊特牲郊天用一牛故曰特牲此篇首言饗禘音禴吳澄讀曰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因以名之也

祠春祭宗廟也有樂而食嗣音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

也凡食養隂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隂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馬晞孟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隂氣而嘗死者之隂氣則無樂所以順隂氣之入也

臣按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故周官酒正有饗耆老孤子皆供其酒之文但春饗則主于孤子以助其長在秋食則主于耆老以順其成此亦孝子之錫類也春氣發揚秋氣斂肅孝子以已之所視履謂鬼神亦然春禘秋嘗致其愛敬春饗秋食愽愛廣敬也有樂無樂豈忍以生死存亡為異乎

樂記篇名曰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徴為事羽為物五者

不亂則無怗懘敝敗也之患矣

陳澔集説曰五聲之本生于黄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宫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宫屬土絃用八

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用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于黄鐘為宫然旋相為宫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宫宫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

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

臣按君為宮則宮亦父象臣為商則商亦子象民為角則角亦象家衆也事物之象亦可自家衆而以次降殺矣父不可下于子子不可上于父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其說亦可通于五音矣此以九分為一寸與司馬遷律書之說同

是故君子反情復其情之正也以和其志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以成其行不入于惡類則行無不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象地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象四時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象風雨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配乎五音之色故各音旋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自一度行之而至于百則百度各得數猶八卦至于六十四而其數無窮也小大相成此釋清明二句終始相生此釋終始二句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五色成文二句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輔廣曰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瞭昧昏亂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

功效至此極矣

臣按反情和志乃盡愛盡敬而不敢惡慢比類成行乃可尊可法而無悖德悖禮由是而著其敎故使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極其效于天下皆寧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

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陳澔集說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疏至衆者葢樂發于吾心而感于人心無二理也

臣按先王因親敎愛因嚴敎敬其所以敎者多術而約之則有四樂其一也樂主于和和敬則事君

必忠和親則事父必孝和順則事兄必弟矣又言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兼親與嚴也親附萬民者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人倫之理皆形見于樂此樂之敎所由生也

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

陳澔集說曰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方慤曰舞位則綴兆也君于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

臣按天子諸侯于宗廟之祭粢盛其親耕牲則親殺凡可以令人為之者皆以為不如所自盡也其于樂則亦親舞何哉自後世視之以為舞者俳優賤工之事以供觀美而娱心意悦耳目而已而不

知夫古之天子諸侯及其羣臣則自為世子國子之時而皆已學之于東序也其為進退疾徐周旋俯仰皆以形容其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與夫成功致治之次第先後故孔子之答賔牟賈賔牟姓賈名蓋當時樂者之知曰總干也而山立如山之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亂樂之卒章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故冕而總干率其羣臣者孝子孝孫也以武王之子孫而為武王之事也其

顯相多士則亦太公周公名公之子孫而為太公之志周公名公之治也其餘舞列之人則肄業于成均之子弟也此其莊敬肅恭可以通于神明而非俳優賤工之所能知者矣後世文武二舞畧存其名而舞位之人則皆俳優賤工而已習其事而不知其義侈觀美而娛心意悦耳目而已唐開元中瀛州司法叅軍趙慎言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其

容貌叢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已難矣誠欲革兹近誤考復古道其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顔脩正者為之時竟不能用也自唐以來樂舞生不用士流而其後竟以道士充之太常清卿得為道士加銜矣昔鄭樵之說常以為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臣竊以為惟其不勝于義理遂至並失其聲歌耳夫聲歌者本于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也其所歌之詩則風雅頌也其

所習之干戚羽籥則古先聖王之遺象也又干戈之事則皆武備武不可覿故寓之于樂也此豈得謂之非義理之精微要妙者哉而學士大夫講求之者千百而不得一二也則樵之說豈通論哉誠使學士大夫深明其義理而躬行實踐于事親從兄之間以為司敎之官學宫之士講習討論因其節奏容止以求其義理之旨歸內而京師外而郡邑春秋享祀皆以博士弟子充于舞列與夫執籩

豆駿奔走之人罔非士流于以著敬宗廟而不使
俳優賤工復參其間則必有以致天地祖宗先聖
先賢之歆格而移風易俗之道亦庶乎其有所裨
益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